

· 民族古籍 ·

尼山薩滿傳

趙展譯
羅麗達校



DE 18 / 103

尼山萨满传

赵 展 译

罗丽达 校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沈阳

1141102

尼山萨满传
Nishansamanzhuan

赵展 译
罗丽达 校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80,000 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4 3/4
印数: 1—1,000
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高虹 责任校对: 宋玉培
封面设计: 朱照洗

ISBN 7-205-00449-7/K · 25 定价: 1.20元

出版说明

一、辽宁省是祖国多民族省份之一。除汉族外，共有 39 个少数民族，其中人口较多的有满族、蒙古族、朝鲜族、回族、锡伯族等。他们不仅有悠久的历史，而且保存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和汉文的古籍文献。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，在满文古籍中仅档案一项就有 150 万件以上。也有不少珍贵古籍，流传于国外，或散失在民间。因此，民族古籍整理工作，艰巨而紧迫。

二、根据中央关于抢救、整理少数民族古籍，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遗产的指示精神，从全国和本省实际出发，辽宁省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和整理，是以满族为重点的，结合其他民族开展工作。力求与本省古籍整理和兄弟省市民族古籍整理协调一致；力求少数民族文和汉文整理并重。

三、对满族古籍整理，根据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意见，于 1984 年由辽宁牵头召开了 6 省市区协作会议，并初定了满族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。对其他民族古籍的整理，也将制定规划。

四、整理方法，按古籍种类、版本和出版需要分为：少数民族文古籍采取影印、汉译、编译、选译、汉译与原文合编、汉译与研究等；汉文古籍采取影印、缩印、点校、校注、选辑、

丛编等。

五、辽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，得到省内外有关部门、专家和专业工作者，以及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，谨致谢意。由于我们经验不足，仍望继续协助和指正。

**辽宁省少数民族古籍
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**

一九八五年五月

序 言

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展译、罗丽达校的《尼山萨满传》，是辽宁整理出版少数民族古籍的可喜的成果。

《尼山萨满传》是闻名世界的满族民间文学，许多国家都有译本流传，而我国迄今尚无单行译本出版。辽宁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，把它列入第一期出版规划是非常及时的。

《尼山萨满传》是先有故事口头流传，然后才笔录下来成为抄本的。因此它流传的抄本系统很多，情节也不完全一致。这是记录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经常出现的情况，不足为怪。而且已有记录之后，口头流传仍在进行，进行中又不断发生因时因地的变化。例如，60年代初期我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满族聚居屯进行社会调查时，发现那里人人皆知“女丹萨满的故事”。曾以萨满为业的老人说之更详，但内容一致。故事已汰去唱词，内容简练明确，以揭露喇嘛迫害萨满为主，兼及皇帝。这种加工和演变显然要晚到清太宗时代，喇嘛受宠于太宗破坏萨满教之时。有蒙文《内齐（或译“乃济”）托音一世传》可证。“女丹”系我的写音，因当地只有口传并无记录。“女丹”当即“尼山”。可见《尼山萨满传》的流传当远在清太宗以前。

《尼山萨满传》也很难说就是满族的。凌纯声《松花江下游赫哲族》一书中记录的赫哲民间流传的《一新萨满》的“一

新”与“尼山”都是写音，内容相同。总之“尼山”、“一新”、“女丹”都是 **nishan** 或其变音的汉译。

古老的民间传说故事，是研究一个或者几个邻近民族的历史、民俗、语言、文学的宝贵财富。特别值得我们珍视。因为在研究中常常能够获得我们意想不到的成果。这就是我所以感到《尼山萨满传》的价值的所在。

《尼山萨满传》有种种抄本。这个流入俄国的本子，似乎流传较广。我国台湾省及南朝鲜、德国、意大利、美国辗转翻译似乎都据此本。听说我国尚有从达斡尔族地区搜集到的抄本。又有人说尚发现有残本。这些本子我以为都应整理出刊，进行研究。

描写满族进关以后风俗习惯的名著《红楼梦》，已有《甲戌》、《庚辰》、《戚序》等不同抄本影印传世，推动了对清代前期各族社会形态的研究、成果丰硕。那么描写满族早期社会风俗的《尼山萨满传》不同抄本，若予以出版，进行比较研究，对满洲、赫哲、索伦各族社会的研究会有同样的推动，成果的获得，指日可望。

此举不但抢救了满文古籍，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对满学研究的重视。审阅《尼山萨满传》稿之后，聊赘数言。不妥之处，尚望方家指正。

启 琮

1985年5月于辽宁民族研究所

目 录

序 言	启 琮
一、评介尼山萨满传	1
二、满文《尼山萨满传》影印本	15
三、《尼山萨满传》译文	109

一、评介尼山萨满传

满族是个文化发达的民族。她以自己的劳动和智慧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，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。仅就文学而言，历来的满族作家、诗人创造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杰作，一直为人民所喜爱。而在民间，也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口头文学；东北三省的民间文学研究会，已挖掘出不少满族民间故事，并出版了《满族民间故事选》。

在嫩江和黑龙江“两江地区”的满族屯，长期使用满语，并且以满语讲述民间故事。他们创造了说唱结合的艺术形式，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。尼山萨满的故事即是当地说唱民间故事之一，以满文整理成书后，即由口头文学过渡到书面文学，名曰《尼山萨满传》。已有几种稿本传世，并登上了世界文坛。

（一）萨满教及其文学

满族的先世经过了漫长的原始社会。当时，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，人们主要依靠自然物作为衣食之源，最大限度的依赖自然界而生存。在人们的智力尚未开化之时，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还不能科学地去理解，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。“在原始人看来，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各有其人格，他们不但以为人及动物为活的，并且以为其他各物也都是活的。

这是原始人思想的特征。”^①基于这种观念，原始人把自然界人格化了，也就是把自然现象附加上超自然的力量，认为“万物有灵”。这就是产生萨满教的社会条件和思想基础。

根据史书记载，满族的先世是信仰萨满教的。早在三千年前的肃慎人，“死者其日既葬之于野，交木作小椁，杀猪积其上，以为死者之粮。……其国东北有山出石，其利入铁，将取之，必先祈神。”^②其后裔称为“黑水靺鞨，居肃慎地，亦曰挹娄，北魏时曰勿吉。……死者埋之，无棺椁，杀所乘之马以祭。”^③当辽灭渤海后，“黑水复擅其地，即金鼻祖之部落也。”从此以后，靺鞨改称女真。据宋人徐孟莘在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的记述，女真已有“珊蛮”，他解释说：“珊蛮者，女真语巫妪也，以其变通如神”。当时女真“其疾病则无医药，尚巫祝；病则巫者杀猪狗以禳之。或载病人之深山大谷以避之。其死亡，则以刀髻额，血泪交下，谓之送血泪。死者埋之，而无棺椁。贵者，生焚所宠奴婢，所乘鞍马，以殉之。所有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，谓之烧饭”。^④这些记载，就是女真人信奉萨满教的例证。不过，这里顺便说一下，不是所有的女真人都是满族的先世。尤其是迁到冀鲁豫地区的女真人，后来融合到当地人民之中，他们与后来形成的满族也就没有渊源关系。只有在松花江下游、黑龙江一带的女真人，才是满族主体的直系祖先。他们过着“无市井城廓，逐水草而居，以射猎为业”的生活。勿庸置疑，这部分女真人也是信奉萨满教的。对此，虽无文献可征，但从满语中能够找到可靠的资料。满语有“Saman”一词，意为巫人。“Samangga，niyalma”是“跳神的巫人”。又有“SamaSambi”，^⑤是“巫人跳神”的意想。此外还有“Samdambi”，^⑥汉文解释为“巫人戴神帽，束腰铃扭腰摇摆，打神鼓，走着跳神”。这几个词的词根是

“Sama”，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。可见“Sama”一词，是满语的基本词汇。一般说来，基本词汇是先于派生词问世。既然“Saman”一词属于基本词汇，它的产生必定是相当久远的。不言而喻，何时出现了“Saman”一词，何时当有萨满教存在。

努尔哈赤兴起后，统一女真各部，形成一个新的共同体——满族。在东北建立了地方性的民族政权，促进了经济文化的飞跃发展。随着社会制度的鼎革，属于上层建筑的宗教信仰，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。这就是由单纯的迷信萨满教，出现了采用萨满教的形式祭祀祖先。对这二者进行比较研究，我们会发现满族祭祖与萨满教有本质的不同，不可把二者混为一谈。他们除了原来的鬼魂观念以外，又有了血统因缘的观念，从而开始了祖先崇拜。正如方纪生在《民俗学概论》一书中所说：“行祖先崇拜的民族认其祖先为神”。

与此同时，在汉、蒙等族的影响下，满族也信仰了佛教。于是，满族的宗教信仰出现了萨满教、祖先崇拜和佛教并存的局面。这是满族“文化渐趋复杂时即发生多神教”^⑦所导致的结果。

本文对于祭祖和信仰佛教，姑置勿论。仅就有清一代信仰萨满教的情况，略加分析。

在各地“驻防兵有老满洲、新满洲之分。当太祖征服各诸部时，将各种族之壮丁，按额组织成数佐领、或数十佐领者，曰老满洲”，满语称为“佛满洲”；“其顺治、康熙年间，续有招抚壮丁，愿迁内地，编佐领，隶旗籍者，则以新满洲名之，满语所谓伊彻满洲也”。^⑧在东北地区，康熙年间，宁古塔将军招抚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各部族，编入“伊彻满洲”，住于吉林、宁古塔。不久，由于抗俄战争的需要，抽调吉林、宁

古塔的“伊彻满洲”，戍守黑龙江。由于他们原来居住的地域、经济生活等原因，比“佛满洲”更为笃信萨满教。正如西清在《黑龙江外纪》所说：“伊萨满洲病，亦请萨玛跳神，而请札林一人为之相。札林，唱神歌者也。祭以羊鲤用腥，萨玛降神亦击鼓，神来则萨玛无本色，如老虎神来狰狞，妈妈神来噢咻，姑娘神来颀颀，各因所凭而肖之。然而札林跪陈祈神救命意，萨玛则啜羊血嚼鲤，执刀枪白挺，既病者腹上指画，而默诵之，病可小愈，然不能必其不死”。^⑨ 对于萨满请神治病的细节，《龙沙纪略》有描述：“降神之巫曰萨满，帽如兜鍪，缘檐垂五色缙条，长蔽面，缙外悬二小镜，如两目状，著绛布裙。鼓声阒然，应节而舞。其法之最异者，能舞鸟于室，飞镜驱祟。又能以镜治疾，遍体摩之，遇病则陷肉不可拔，一振荡之，骨节皆鸣，而病去矣”。^⑩ 正因为“伊彻满洲”是信巫不信医，所以萨满才有为人治病的机会，也就有了存在的社会基础。萨满治病虽无明码牌价，但病家多以敬神为名给予适当的报酬，于萨满的生活不无小补。萨满是不脱产的巫医，还可以从事其他职业，以维持生计。一般说来，萨满不是世袭，多是有病而许的，经老萨满的传授，举行一定的仪式，便可成为正式萨满，就能“跳大神”了。

至于“佛满洲”，则提倡祭祀祖先。遇有灾难，祈求祖先保佑，因而对萨满教渐趋淡薄。甚至有的家族规定：不许“跳大神”，违者处以家法。尽管如此，“佛满洲”仍然信萨满教，只是信奉的人越来越少而已。据爱辉县的满族老人说：“小乌斯力屯有一个关萨满，在这一带跳大神很有名气，还曾去日本作过表演”。便是一个例证。

由于满族信仰萨满教的时间较久，萨满教的影响也就相当深远，以至渗透到文化艺术领域。满族民间故事有许多是反映

萨满教内容的。尼山萨满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。满族文学产生于满族历史的土壤，要了解满族文学发展的规律，必须首先熟悉满族的历史。1981年8月，笔者到黑河地区满族屯进行社会历史调查，了解到尼山萨满故事流传的情况。

戍守在黑龙江畔的满洲八旗兵，既有“佛满洲”又有众多的“伊彻满洲”。他们以驻防地点自成村落，经久保持了满族固有的语言和风俗习惯。由于这里气候寒冷，农作物生长期短，农闲时间长，到了冬天不宜户外活动，便在室内蛰居，这为讲故事提供了条件。况且满族本来就有讲故事的习惯，经常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，用满语讲述各式各样的故事。一般是说唱结合，娓娓动听，具有地方特色。关于尼山萨满的故事，在这一带广泛流传。爱辉县爱辉公社黄旗屯的满族老人，都听过尼山萨满的故事。孙吴县四季屯的关老太太，尚能回忆起尼山萨满的故事梗概，与《尼山萨满传》的内容完全相符。但不知经何人之手，将这一流传在民间的口头文学，用满文加工整理成书面文学，传诸于世。据当地老人回忆说，从前这里曾有过《尼山萨满传》的满文稿本。

1961年，内蒙古大学金启琮教授赴齐齐哈尔市东北的富裕县三家子屯，进行满族社会历史调查，后来出版了《满族的历史与生活》一书，收录了《女丹萨满的故事》。这个故事，实际上是脱胎于尼山萨满的故事，只是在内容上有所发展。由此可见，尼山萨满的故事在齐齐哈尔地区也是流传的。

赫哲族与满族的关系极为密切，不仅有共同的族源，而且语言也基本相同，属于同一语支。区别是赫哲族留居黑龙江一带，长期过着渔猎生活，更为迷信萨满教。因此，尼山萨满的故事也就容易为他们所接受。三十年代，凌纯声到赫哲族地区调查，编写了《松花江下游赫哲族》一书，收入《一新萨满》

的故事。虽然“一新”与“尼山”名字不同，但两个故事的情节是一样的。这就是说，尼山萨满的故事也传播到赫哲族地区。

原在黑龙江以北的达斡尔族，由于沙俄匪帮入侵而迁到嫩江流域居住。此后，他们与满族的关系，日益密切，交往频繁。因此有许多达斡尔人学会满语，通用满文。以满文传抄的《尼山萨满传》，也流传到达斡尔地区。五十年代，曾有人在达斡尔地区搜集到《尼山萨满》的满文稿本。现在，这一稿本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。

（二）《尼山萨满传》在国外流传

鸦片战争后，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。帝国主义都把中国看作一块肥肉，恣意宰割。沙皇俄国首当其冲，从北面吞并中国的大片领土。为进一步实现“黄色俄罗斯”的侵略计划，派遣大批特务到中国搜集情报。与此同时，一此文人学者也纷至沓来，窃取我国珍贵的文献资料。尤其满文书籍、稿本、档案等更是他们猎获的重要对象。现在，苏联将他们的先辈窃取我国的满文文献，珍藏在列宁格勒的图书馆和东方学研究所等处，成为“全世界最完整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”。^①《尼山萨满传》的满文手稿本，就是被俄国人盗走的。

1907年格尔宾其科夫从海参崴东方学院汉满语专业毕业。这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，“从П·П施米特处获悉满洲有一部名为《尼山萨满传》的书流传，便毅然决定找到这本书”。^②关于格氏寻找《尼山萨满传》手稿本一事，苏联的沃尔科娃所写《满学》一文，也有披露：“他在满洲旅行时（1908、1909、1913）幸运地找到三种《尼山萨满》的满文手抄本。”^③ 1908

年，格氏来到我国东北，在齐齐哈尔东北的默色尔村，从满族人能德山青克哩手中，获得第一种手稿本。这一稿本篇幅较少，共有23页，每页5行。由于字数少，叙述的内容比较简单，从奴仆回来向员外哭述呆阿哥已死的消息开始，到尼山萨满向蒙古勒代为呆阿哥色尔古代争取寿限为止。据沃尔科娃的序言介绍说，这个稿本中满文动词的附加成份，与词干分开来写，这与一般书写满文的习惯不同，可能是一部习作。为便于保存，格氏用白纸装裱，可见他是非常重视的。1909年，格氏又在爱辉附近，从满族人德新格那里得到第二种手稿本。此稿本分为二卷，共五十页，每页十二行。在第二卷之首，附有尼山萨满的画像。第一卷文笔流畅，第二卷则欠佳，叙述也简略，但画像是珍贵的，对萨满的装束有一个形象的了解。1911年，格氏在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完成实习。又于1913年在海参崴获得第三种手稿本，共九十三页，每页十二行。封面用不同于手稿的满文字体书写“尼山萨满书一册”，右下方也是用满文书写“教习格老爷的”字样，左上方用铅笔写的俄文“符拉迪沃斯托克”。现在，从莫斯科影印出版的扉页，可以看到全貌。从后记来看，该书是满文教师德克登额，据其回忆，补写成此书。后来由格氏带回彼得堡。

1915年，从彼得堡大学汉满语专业毕业的沃罗比耶夫，1930年在东方学研究所创立蒙古满洲研究室。根据该室的研究计划，沃罗比耶夫曾打算翻译《尼山萨满传》满文手稿。可是，他还未来得及完成这项工作，就于1937年死去。

格尔宾其科夫长期从事满文的教学工作，1936年5月，被委任为东方学研究所满学家分部主任，主持满学的研究工作。他在增补《俄满字典》，编写《满文文献书目》之外，还打算出版《尼山萨满传》的原著和俄译本，他也同样未完成这项翻译工

作，在1941年列宁格勒被围时死去。直到1961年，由苏联女满学家沃尔科娃，完成《尼山萨满传》的转写和俄译本工作，将《尼山萨满传》原著、转写本和俄译本，合成一本书，在莫斯科出版，向全世界发行。至于格氏所搜集的三种《尼山萨满传》手稿本，现在保存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东方学家档案室。

虽然苏联最早出版了《尼山萨满传》，并且是“一种有问题的俄文译本。但是也还引起了亚洲满学家的注意。首先，南朝鲜明知大学教授成百仁，根据莫斯科出版的《尼山萨满传》，于1974年译成朝鲜文，以《满洲萨满神歌——尼山萨满》的书名，在汉城出版，末附满文原稿影印本。1977年，台湾庄吉发复以南朝鲜出版的《满洲萨满神歌——尼山萨满》所附满文原稿，逐页转写成罗马字、对译和汉译文，对难解字略加注释，以《尼山萨满传》书名，由文史哲出版社出版。

欧洲一些满学家，也非常重视《尼山萨满传》的翻译和研究。德国的佐伯里希翻译了《尼山萨满传》，并写了《关于尼山萨满的满洲传说》一文，1975年发表在沃尔夫·海尼施的纪念文集上。1977年，又译成意大利文，在佛罗伦萨出版。此外，科隆大学汉学研究院东亚研究所所长嵇穆教授也在从事《尼山萨满传》的研究工作。

美国的马格莱特·诺瓦克、司梯芬·杜兰特二氏，看到莫斯科出版的《尼山萨满传》。他们认为“这个故事在满洲阿尔泰各族人民之间流传极广，但除了这一种有问题的俄文译本外，从来没有人把它译成西方文字。因此，在对本书作出进一步解释以前，亟须把原文加以研究。”^⑩在完成翻译和研究工作之后，1977年，以《尼山萨满的故事，满族民间史诗》书名，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迄今为止，《尼山萨满传》已有俄译本、朝鲜文译本、汉译本、德文译本、意大利文译本和英文译本。这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，极大地吸引了各国学者。现在世界许多满学家正在进行满学的研究工作，他们可以从中提取满族文学、风俗习惯、宗教信仰和语言等方面的素材。因此可以说《尼山萨满传》是满族文化的百科全书。

（三）《尼山萨满传》的文学价值

如前所述，《尼山萨满传》是根据尼山萨满的故事加工整理而成的。那么，尼山萨满的故事又是怎样产生的呢？这个问题难以具体回答，也无从稽考。事实上，它绝不是哪一个人创作的，而是群众智慧的结晶。关于神话故事的产生，马克思曾经指出：“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，人的较高的特性就开始发展起来。……想象力，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，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创造出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、传奇和传说的文学，并且给予了人类以强大的影响”。^⑤ 根据这个论断，我们有理由说尼山萨满的故事发端于原始社会。随着日月的流逝，尼山萨满的故事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。历经奴隶社会，必然要打上奴隶主阶级的烙印。巴勒杜巴颜家里使用许多奴仆，这是满族经历奴隶制的见证。尽管满族早已进入封建社会，奴隶制的残余在一段时间内还是存在的。由于满族又崇信佛教，所以因果报应等佛教思想，充斥尼山萨满的故事。而在新历史时期里，这个故事的内容更加丰满了，也适合人们的需要，因而得以广泛地流传。

《尼山萨满传》是以尼山萨满为主人公，描写她为巴勒杜巴颜之子色尔古代费扬古过阴夺魂的故事。一开头就说，从前